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

文本阐释与理论观照——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专题研究系列丛书

总主编 杨金才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 ——以拉斯普京创作为例

赵 杨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文本阐释与理论观照——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专题研究系列丛书

总主编 杨金才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 ——以拉斯普京创作为例

赵 杨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以拉斯普京创作为例 / 赵杨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305-13961-1

I. ①当… II. ①赵… III. ①俄罗斯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773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
——以拉斯普京创作为例

著 者 赵 杨
责任编辑 李廷斌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58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3961-1
定 价 2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成果[课题名称: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项目编号:09YJC752013]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资助成果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第一节 《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民族意识 | 4 |
| 第二节 斯拉夫主义和阿克萨科夫的创作 | 11 |
| 第三节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人与自然” | 22 |
| 第四节 当代俄罗斯“农村散文”的发展与研究现状 | 35 |
| 第一章 拉斯普京作品中的“大自然书写” | 45 |
| 第一节 朴素的自然观念——自然即神，神即自然 | 46 |
| 第二节 浓郁的家园意识——呼唤自然，返璞归真 | 64 |
| 第三节 可贵的生态思想——关注自然，宗教救赎 | 78 |
| 第二章 拉斯普京作品中的“民族风俗画”描绘 | 94 |
| 第一节 东正教影响下的情感道德观 | 94 |
| 第二节 乡土世界里的民俗文化 | 107 |
| 第三节 民族性格中的矛盾与悖论 | 117 |

| | |
|--|-----|
| 第三章 “乡土意识”在拉斯普京作品中的嬗变 | 127 |
| 第一节 《活着,可要记住》——一个“逃兵”的悲剧 | 128 |
| 第二节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兼评拉斯普京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 | 142 |
| 第三节 转折时期文化语境的悖论:民族文化与全球意识 | 149 |
| 结语 | 156 |
| 参考文献 | 166 |
| 附录一 “美拯救世界”——浅析《最后的期限》 | 177 |
| 附录二 “真理活在记忆中”——浅析《告别马焦拉》..... | 190 |
| 附录三 “精神道德价值要比目光短浅的征服自然重要” ——浅析《火灾》 | 208 |
| 后记 | 220 |

绪 论

对于“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二者概念的界定以及关系的辨析,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很多研究者认为,乡土意识主要有精神家园意识(对应故乡、本土的精神文化空间)、乡土情结(在城市空间下对乡村生活的情感回忆)、民族意识(源于费孝通“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的判断)、批判意识(主要是20世纪初鲁迅等从知识分子高度对农民的启蒙批判)等主要内涵^①。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起源于西欧的概念,对它的探讨首先要涉及民族的概念,因为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②。不管怎么界定,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民族主义思想往往依托并存在于乡土意识之中,而乡土意识又时常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这种认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会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然而,二者之间亦有本质的区别:乡土意识侧重于强调民族的文化之根,是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这种意义上的乡土意识没有狭隘性;而民族主义则会呈现狭隘的文化

^① 李微昭:《乡土意识及其身份根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3月。

^② 胡涤非:《民族主义的概念及起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2卷第1期。

心态。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论题,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自 19 世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在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对峙之初就已在俄罗斯大地上兴起。而俄罗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早在古俄文学的最高成就——《伊戈尔远征记》(这里的乡土意识主要表现为民族意识)里便已初露痕迹。到了 19 世纪,主要对应本土精神文化空间的乡土意识在斯拉夫派代表阿克萨科夫的创作里就已经很明显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乡土意识只在斯拉夫派作家的创作里可以找到。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对人与自然的描述同样充满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浓郁的乡土气息,然而他对于俄罗斯发展的社会政见始终站在西欧派的立场。虽然阿克萨科夫之后无论是托尔斯泰、契诃夫、新时期农民诗人,还是 20 世纪许多乡土作家都或隐蔽或纯粹地表现了乡土文化中的农民与土地、人与自然之间的亲缘联系,但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当代俄罗斯文学对于土地、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不再只停留于静态的“田园牧歌”式的书写,而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具有了更多新的历史特征和意义,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

一方面,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园存在的危机,于是一种尊重自然、爱护和努力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意识在人们的认识中逐渐生成,最后成为了一种全球最广泛的人类共识。而当代俄罗斯文学特别是俄罗斯“农村散文”对于大自然的理解和体悟正是在前人文化传统之上增添了如上所说的生态意识,这一点对于俄罗斯文学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有人对于文学是现实人类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这样的观点并不赞同,但是,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总是伴随着人们新的社会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而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情形还是明

显的。

另一方面,东正教对文学的影响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文学的成长,从古到今的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因素从未中断。因而当代俄罗斯文学也不可能脱离这一文化传统。俄罗斯农村散文中所表现的对于民族性格、民俗文化以及人民道德观念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苏联解体之后,随着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俄罗斯文艺界的突起,以俄罗斯传统派乡土作家为主体的“乡土意识”逐渐与当前的文化民族主义交融在了一起。其结果是,二者之间形成了某种若即若离的隐秘联系: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往往以乡土意识的形态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之中,许多乡土作家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比较鲜明的民族主义观念;另一方面,乡土意识又与民族主义思潮有着明显的区别。乡土意识往往具有比较积极的审美意义,对于促进作家形成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风格,获得比较鲜明的民族文化身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文化民族主义则容易导致作家创作视野的狭隘化,无益于整个民族文化对人类共同价值情感的表达。

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以拉斯普京创作为例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及其艺术特质,正确区分其创作中的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我们正确把握文化民族主义之内涵,合理地挖掘乡土意识中所包含的积极的文化因素,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民族意识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积淀,俄罗斯文学更是如此。因此,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也必然有它的传统根源,这一根源早在古俄文学的形成之初便可见端倪。

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人作为东斯拉夫族的一个分支,出于自身生存和抵御外族进犯的需要,从最初广袤的东欧平原深入亚洲大陆,在几百年间历经战争与磨难,已然建成坐拥辽阔地域的欧亚大国。正如 H.A.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人身上总是有两种因素在碰撞——信奉原始、天然的多神教,来自俄罗斯辽阔大地的自发性与来自拜占庭东正教的向往彼岸世界的禁欲主义的结合。俄罗斯人面前总是有一个艰难的任务——开拓自己广袤无垠的大地。俄罗斯土地的辽阔与无疆体现在俄罗斯人灵魂的建构里。俄罗斯人灵魂的画面与俄罗斯大地的画面相契合,那是一幅无边无际、一心向往着永无止境的画面……”^①公元 9 世纪,以基辅为中心的第一个古罗斯国家建立。988 年,基督教——东正教被定为国教。伴随着拜占庭文化的输入,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交流逐渐增加,俄国文化亦开始发展起来。文字的出现,教育事业的发展,宗教建筑与圣像绘画、营造业及镶嵌工艺的日臻完善,使“基辅罗斯”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然而自 11 世纪下半叶起,古俄罗斯国家

^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思想》,莫斯科,1990 年,第 7 页。

继基辅之后又先后出现了波洛茨克、车尔尼戈夫、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等城市，混乱的诸侯割据局面给外族入侵造成可乘之机，使古俄罗斯人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文学方面，这一时期是书面文学在古俄罗斯语和教堂斯拉夫语以及民间口头文学基础上初步形成的时期，其文学作品以记叙和讴歌为主要内容，形式简单多样，包括说教录、传记、旅行记以及表现历史社会生活的编年史和英雄诗。除了具有浓厚的宗教教诲色彩，基辅时期俄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基调便是号召诸侯团结一致，高赞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而这种单纯的“民族意识”的讴歌与觉醒正是后来俄罗斯文学中“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的滥觞之点。在这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古俄文学的最高成就、1187年由不知名作者完成的天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

这部英雄史诗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充满了细腻而深厚的爱国情感。1184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团结各诸侯对屡次来犯的突厥游牧民族波洛维茨人进行了一次出击，大获全胜。而这次胜利进兵唯有诺夫哥罗德—塞威尔斯基大公伊戈尔没有参加。第二年，伊戈尔为寻求个人荣耀，召集近亲在未与其他诸侯商议的情况下贸然对波洛维茨人进行了一次出击，然而终因势单力薄而全军覆没，伊戈尔本人被俘。波洛维茨人乘机大举进攻，占领了俄罗斯的许多城市和村庄，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就是《伊戈尔远征记》所要反映的历史事件。因祖国蒙受灾难的深切悲痛、对于正在被草原游牧民族瓜分的俄罗斯大地命运的担忧以及希望摆脱困境的愿望无疑构成了史诗的基本主题。作者试图在对历史事件艺术性的描述中加入政治性的评价，他认为伊戈尔大公的失败终是诸侯之间缺少精诚一致的团结造成的。因而号

召俄罗斯大公团结一致的激情呼告便成了贯穿整部史诗情节与结构的中心。史诗以简短的引言开篇，而军队出征前的“誓师”才是全书真正的开始。伊戈尔的失败把情节带入高潮，当噩耗传到俄罗斯大地的首都基辅，作者赋予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梦，大公在梦中呼吁：“为罗斯大地投身战斗，为勇猛的伊戈尔报金创之仇！”^①最后，伊戈尔大公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的悲情哭诉昭示了事件的结局：伊戈尔大公脱逃归来。全诗在完整的叙事和激昂的抒情中展开，处处洋溢着民族英雄主义和爱国思想，在B.Г.别林斯基看来，“这正是斯拉夫民间诗歌创作中一朵值得关注、记忆和尊重的美妙芬芳的奇葩”^②。

Д.С.利哈乔夫说过，空间可以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质”。而《远征记》中的空间，正如学者所言，被赋予了富有地域特质的浓重的民族文化色彩。可以说，史诗所描述的战争事件几乎穿越了整个俄罗斯大地：“苏拉河边战马萧萧，基辅城内钟传捷报，诺夫戈罗德吹起军号，普季夫尔战旗飘飘……”^③还有多瑙河、伏尔加河和顿河，波洛茨克、车尔尼戈夫、特姆托罗康……俄罗斯大地，在作者笔下也就是俄罗斯人民，包括农夫、妇女以及那些告别故土与波洛茨茨人英勇作战的勇士们的化身。由此，“啊，罗斯大地！你落在了冈峦后边”，这一句意味深长且满含悲伤的叠句的不断出现绝非偶然。不难看出，农业劳作与动乱、生产与破坏、和平与战争在史诗

① 李锡胤译注：《伊戈尔远征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7页。

② Лихачев Д. С.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очерк. М., 1976; он же.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 культура его времени.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③ 李锡胤译注：《伊戈尔远征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8页。

的字里行间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罗斯田野上再听不到农夫叱犊喝马，只听得乌鸦为争腐尸而聒噪，寒鸦为觅残食而嘈杂。”^①显然，作者希望看到的是一片强大而统一的俄罗斯大地，“这归我，那也归我……怨自个儿作孽，铸就大错……”^②这一段远征路上公爵们的自我反思透露出作者停止内讧、迎接和平、建设家园的民族意愿。

大自然在史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史诗中并没有人物情感及心理状态发展的直接体现，然而，作者将事件、人物形象夹杂在对大自然的描述中给我们传递了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与感受，使自然景物与历史事件相互包容、映衬，形成了象征性与哲理性相互交融的艺术氛围。“很难再找到这样一部作品，其中人们的生活与大自然的变化如此紧密与融洽。而这种人与自然的统一、融合又加强了事件的意义与戏剧性。所有的俄罗斯历史事件都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共鸣并因此而被夸大了数倍。”的确，在作者笔下大自然似乎也富有人类的各种情感，它们同情俄罗斯勇士们，为他们即将面临的溃败而哀号：“太阳投入的黑影塞满眼前……走兽悲鸣，妖泉搓掌起羽毛，在树梢发出怪叫……大地在轰鸣，浊流滔滔，黄尘滚滚。”当伊戈尔大公战败，诗人写道：“基辅因忧愁而嗟伤，车尔尼戈夫因遭劫而呻吟；抑郁泛滥罗斯国土，深深的悲伤流淌罗斯大地。”而当大公成功逃归之时，“太阳光芒万丈地照耀，啄木鸟给他指引通向河边的道路，顿涅茨河以波浪爱护他，夜莺以欢乐的歌声通知黎明的来临……众人喜悦，山河欢腾”。在这里大自然被最大限度地拟人化了，它具有了人格，似乎洞知一切，自然景观与人的

① 李锡胤译注：《伊戈尔远征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2页。

② 同上，第53页。

心理意识完美结合,体现了无名作者的精湛技巧,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作品的形象更为丰满,烘托了作品的主题。

不难发现的是,史诗作者是一个民族利益的拥护者。研究家И.П.叶廖明指出:“整部作品确实从头至尾充满了作者的影子,他的声音随处可见,几乎出现在每一句诗行。正是他,作者,向《远征记》里注入了既有抒情诗的又不乏社会政治的激情,而这些特质对于这部作品来说是如此鲜明。”作者颂扬了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前次出征波洛维茨人所立下的赫赫战功,“他以雄兵利剑一举平息了边患,他长驱直入波洛夫草原,踏遍高陵深谷,翻腾长河大湖,断竭水源池沼。他以旋风扫叶之势,把敌酋科比亚克从海湾波洛夫大军帐前擒获,使其做了基辅大公‘武英殿’里的阶下囚”。^①接着作者传达了这位英明的大公在得知伊戈尔溃败后在悲痛中发出的“含泪金言”,在这里他对伊戈尔兄弟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啊,我的孩子们,伊戈尔和伏塞沃罗德!你们过早地想打进波洛夫土地,为自己寻求荣耀。但是你们战胜了也没有什么光彩,要知道你们使邪恶的人流了血也没有什么光彩。”然后大公又用豪言壮语来激发大公们的民族热情:“勇猛的吕利克,还有达维德!金盔在血泊里浮沉的难道不是你的士卒?王爷们,请踏上金镫,投身战斗,为瀚雪时代的耻辱,为罗斯大地,为勇猛的伊戈尔报金创之仇!”

显然,斯维亚托斯拉夫形象寄托了作者结束内讧、消除诸侯割据、统一罗斯大地的政治理想。这位大公总是像一位全知的智者,他不仅在面谕“金言”时因罗斯大地惨遭践踏而悲伤,还不忘给勇猛但缺乏理智的王公以教诲,后来又以神奇的“梦”预言了俄军的

^① 李锡胤译注:《伊戈尔远征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4页。

溃败：“有两只雄鹰离开祖业宝座飞走了，去寻找特姆托罗康城池，还想用头盔舀顿河的水痛饮。双鹰的翅膀被番人用利剑砍掉，自己也戴上了手铐脚镣。”

对于历史人物的歌颂在史诗中占有重要位置。除了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作者对年轻一代民族英雄的代表公爵伊戈尔及伏塞沃罗德也不吝溢美之词。伊戈尔，具备了一个英勇军人所有的美好品质，他时刻准备为俄罗斯大地而战。面对出征前出现的“日食”的不祥之兆，他无所畏惧地发出了热烈的号召：“我的武士和弟兄们！与其被人俘去，不如死在战场；弟兄们，让我们跨上快捷的战马，去瞧一瞧那蓝色的顿河吧。”然而，作者同样理性地借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之口指责了伊戈尔因逞一时之勇而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你们给我这白发苍苍的老人做了什么好事？……但你们说道：‘让我们自己一逞刚勇，让我们自己窃取过去的光荣，让我们自己分享未来的光荣。’”

伏塞沃罗德，这是作者以古代勇士歌格调塑造的军人形象。他总是与下属团结在一起，并时刻因他们所具有的勇士品质而感到骄傲：“库尔斯克士兵都是沙场健儿：他们在号角声中降生，在头盔下长大，用长矛的利刃进餐，道路是他们走惯的，峡谷是他们熟悉的；弓箭绷紧了，箭囊揭开了，马刀开刃了。他们纵马如飞，好似原野上的灰狼。为自己寻求功名，为公爵寻求荣光。”伏塞沃罗德的英勇气概还体现在卡亚尔河畔的战役中，作者写道：“‘莽牛’伏塞沃罗德！只见一马当先，泼水般溅出万支神箭。挥动纯钢宝剑，向敌人劈面砍去。……你忘记了功名富贵，忘记了父传的车尔尼戈夫宝位，哪顾得身上的创伤累累？”

需要注意的是，史诗中还出现了具有英雄气概的古俄罗斯妇

女形象,她们不仅为以身殉国的丈夫们,也为整个罗斯大军的溃败而哭泣:“卡娜和齐利亚在后边喊叫,叫遍了罗斯土地;她俩用火筒喷射火焰。……心上的人儿啊,我们盼也盼不到,想也想不来,望也望不见,连同金银首饰,都成了过眼云烟。”作者在她们身上表现了浓厚的和平意愿和家园意识,因为她们身上流淌着富有创造性的、民族的、道德的源泉。伊戈尔大公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是史诗中最富有诗意的女性形象,她体现了古俄妇女一切最美好的品质,善良、忠贞、勇敢。她得知大公被俘后,一大清早就“像一只无名的杜鹃”来到城堡上哭诉,其情感真挚而热烈。她渴望“像鸟儿一样飞向多瑙河,在卡亚河里浸湿轻柔的双袖,为公爵坚强的躯体拂拭流血的伤口”。她责备逆向的疾风将异教徒的箭席卷到她丈夫的战士身上,炎热的太阳给战士带来难忍的饥渴,在无水的草原,用干旱扭曲了他们的弓。可见,雅罗斯拉夫娜的悲愁不仅是出于个人情感的,也是出于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因而具有了国民的、爱国主义的性质。在她身上,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感,一己思念与国民的悲伤并存,使这一形象具有了深刻的真实性与民族性。

作品中富有特色的军事、狩猎、劳动词汇的运用(剑、矛、盾、旗),军队风俗的描绘(落发、上马)以及象征性修辞的使用(把诗人弹琴比作十只苍鹰扑向一只天鹅,把会战比作酒宴,把王公比作太阳)使古俄罗斯民俗文化传统得以再现,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充满民族文化气息的画卷。

史诗具有民间诗歌的特点,全诗充满了民间诗歌里常见的艺术形象,譬如树木、草地以及神话形象月神、战神、太阳神、天鹅等等,正如 Д.С.利哈乔夫指出的,“《远征记》是作者以民间诗歌的形

式创作出来的,因为他自己也是靠近人民的,是站在民族立场上的,他所创造的民间诗歌形象与其民族观念息息相关”。显然,随着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作者对俄罗斯大地的深切热爱之情表露无遗。

可见,《伊戈尔远征记》不论从主题、思想还是从体裁、内容上说都是一部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英雄史诗。毋庸置疑,它向我们传达了一种高度自觉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并非一时的,而是在漫长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延续着,且经久不衰。

第二节 斯拉夫主义和阿克萨科夫的创作

如果说俄罗斯文学中“乡土意识与民族主义”的发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俄文学的最高成就《伊戈尔远征记》,那么这种文化特质真正全面、系统地形成则是在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的是俄罗斯斯拉夫主义思潮及其创作。

所谓的斯拉夫主义思潮是指形成于 19 世纪中期,主张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为内核走本民族发展道路的一股社会思想潮流,持有这种思想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A.C.霍米亚科夫(1804—1860)、И.В.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谢·阿克萨科夫(1791—1856)、康·阿克萨科夫、伊·阿克萨克科、Ю.Ф.萨马林、科舍廖夫(1806—1883)、B.A.切尔卡斯基(1824—1878)、Ф.В.齐若夫、Д.А.瓦卢耶夫、A.H.波波夫等。他们面对西方文化的风起云涌,认为俄罗斯应该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反对俄国西方化,因而被称为